

心的秘密

女大学生心态散文选

张若愚 陆健 编



校园文艺丛书

心的秘密

——女大学生心态散文选

张若愚 陆 健 编

湖南教育出版社

心的秘密

——女大学生心态散文选

张若愚 陆 健 编选

责任编辑：刘清华

湖南教育出版社出版发行 （长沙展览馆路3号）

湖南省新华书店经销 湖南省新华印刷一厂印刷

787×1092毫米 32开 印张，5.5 字数：95000

1989年9月第1版 1989年9月第1次印刷

印数：1——2,700

ISBN7—5355—0959—2/G·991

定价：1.90 元

出版说明

近年来，我们在与各大、中学学生文艺社团和文学青年的接触中，在大量翻阅学生们自行编印和自费出版的令人应接不暇的各种内部文学刊物的过程中，在一次次学生作品展览会、诗会、创作笔会上，我们高兴地看到，“校园文艺”这块肥沃的土地，经过一批批青年学生的辛勤耕耘，已逐渐形成了百花争艳的局面。在这个有利条件下，我们决定系统地编辑出版这套《校园文艺》丛书。

我们出版这套丛书的目的是希望以此来检阅我国新时期“校园文艺”创作阵容，总结“校园文艺”创作成就，激发学生们的创作热情，培养他们的创造能力，使之树立正确的审美观念。同时，我们希望借此为大中学美育教学提供一种反馈信息，为“校园文艺”的建设与繁荣尽一点应尽之责。

在这套丛书中，我们着重收集了我国1977年以来入学的大中学生所创作的优秀的文学作品，包括诗歌、小说、散文（散文诗）、戏剧、校园歌曲、摄影、绘画以及富于文学性、哲理性的箴言等。其中，以在省级以上报刊公开发表过的作品为主，也适当收入一些质量较高的未曾发表的处女作。为了给大陆校园文艺的创作者和研究者提供一种启示和对比，我们也适当编选港台和海外的“校园文艺”精品。

在开放改革的春风吹拂下，“校园文艺”的百花园中正春意盎然、生机勃勃。但是，“校园文艺”的繁荣与发展，还需要来自全社会的更广泛的理解与扶持。我们希望《校园文艺》丛书如一枝“出墙”的“红杏”不仅吸引更多的看花人，而且引来更多的惜花人、育花人。

目

录

女人的魅力(代序)	周伟文 1
惑	陈若颖 6
散文两题	曹明华 14
发生了什么, 要发生	
什么	小 音 18
你笑了, 为了失去	钱永红 24
我遗失了什么	王英琦 31
二十岁, 我哭了	周 晴 37
静思	羚 子 40
苦苦咄, 甘甘咄, 甜甜	
廿四味	刘西鸿 42
羚子在1988	桑 桑 51
看雪去	林 祁 56
肩上是风	何 扬 63
女为悦己者容	张辛欣 66
日记·他	晖 晖 74
夏天落下的第一颗红豆	黄殿琴 76
天空为谁而蓝	陈 萍 83
男人的感情	赵翼如 87
二十岁的心路	骆 蔓 95
不是开头, 也不是结尾	王文平 103
中秋遥寄	张 为 108
过节的时候	姜冰冰 113
照耀死亡	海 男 116
我默默地走	刘剑梅 120
假如我十八岁	马丽华 123
痛苦的飘落	张立勤 126

最初的教育	萍 子	131
蓝蓝在春天的树下行走	胡兰兰	131
一个人在路上	陈 染	136
我的三次初恋	于 君	140
不会寂寞	陶 己	148
爱的困惑	杨 柳	153
我的短歌在滩涂	苏 叶	156
翻翻我的篮子，把爱情 晒晒	赵 晨	159
编后记		165

女人的魅力(代序)

• 周伟文 •

假如你是个女人，你想没想过，你是否有魅力？

也许，你是塌鼻梁、大脑门儿，和我一样。可这并不妨碍你成为有魅力的女人，魅力并不依赖花容月貌。

也许，你无力置办华贵的首饰，无暇领导服装新潮流，但这也不妨碍你成为有魅力的女人，魅力是一种内在的美。

小时候，两个哥哥常围着我，一人一句，“大脑门儿！”“塌鼻梁！”“黄毛丫头！”一直把我逗得哭起来。那时候，我少不了对着镜子发呆，心想，什么时候我变得象年画上的美人一样漂亮，该多好呀！

六年级了，班上教语文的王老师是个很帅的小伙子。女同学们都说，有个漂亮的姑娘常来找他。那个姑娘可真漂亮，真的像年画上的美人一样，挑不出一点毛病。女同学们一边妒忌她，一边为王老师高兴。可是我们谁也没有想到，后来，我们崇拜的王老师竟和貌不惊人的教数学的李老师结婚了。有一次，我实在忍不住，就冒冒失失

地问语文老师。他笑着反问我：“谁说李老师不漂亮呀？你看她笑的时候多么美！她很有魅力。”

“魅力？”这是我第一次听到这个字眼，感到很新奇，很有趣。后来我注意观察李老师，果然发现，她一旦笑起来，那张本来很普通的面孔一下子变得楚楚动人，还有那笑声，一声声像是要把人的魂都勾出来。

第一次从异性口中得知自己“有魅力”，是十分意外而激动的。那是上大学期间一次返校的火车上，我遇到了一位神情抑郁的男青年。后来，我们终于交谈起来。原来，他在大地震中失去了所有的亲人。那天，不知为什么，我谈得很多，童年，遭遇，奋斗，未来，一直谈到分手。分手前他对我说：“这是我失去亲人后最高兴的一天，而且，我不会再那样忧伤了。”我问他为什么，他说：“你很可爱，对生活充满信心。希望你永远像这样有魅力。”

下了火车，我才发现下起了濛濛细雨，雨丝在脸上痒痒的，甜甜的，一直沁入心脾。一种难以压抑的冲动，一种爱与被爱的渴望使我忍不住想拥抱整个世界。我听见每一滴雨，每一片叶，每一缕风都在对我说：“你是个有魅力的女人。”这时候，我才真正感觉到，世界多么美好，做女人多么美好，做一个有魅力的女人多么美好。

我不知道你有没有类似的经历，不知道有没有男同胞为你的魅力倾倒。

我想告诉你，当你发现了自己的魅力后，你

就不再是一只丑小鸭了。魅力在我们每个人身上，看你能不能把它“开发”出来。

在大学里，我恋爱了。那时我常穿着一身粗布衣裳。他却说我：“粗服乱头，不掩国色，如李后主的词。”于是，我也喜欢李煜的词了。李煜词的多愁善感和不加雕饰的纯情与我确有许多相通之处。他酷爱古典诗词，欣赏我时，也像在欣赏一首韵味十足的古诗。他说，一首诗要有诗眼，而女人的“诗眼”就是她的魅力。

男人的目光是一面镜子，从那里面你能知道你有多少魅力。

魅力到底是什么，我也说不清，是“美目盼兮，巧笑倩兮”，千娇百媚的回眸一笑；是“千呼万唤始出来，犹抱琵琶半遮面”的娇羞；是“在天愿做比翼鸟，在地愿为连理枝”的一片痴心；是“春风十里扬州路，卷上珠帘总不如”的丰姿；是“却嫌脂粉污颜色，淡扫蛾眉朝至尊”的任性和自信；是蒙娜·丽莎神秘的微笑；是玛丽莲、梦露迷人的神韵；是撒切尔夫人内涵丰富的目光；是索菲亚·罗兰性感的嘴唇；是女飞人乔依娜闯线时满脸的笑意；是中国女排队员梁艳那牵动万人心的马尾巴……

魅力无所不在，无时不在，千姿百态，美不胜收。大家闺秀，潇洒飘逸，落落大方。小家碧玉，玲珑剔透，娇美可人。现代女性的魅力，风格迥异，是其个性和气质的表现，大可不必东施效颦，强求一律。魅力是学不来、偷不走的。它

就在女人身上，魅力是一种创造，而不是上帝的恩赐。它是一种高层次的美，比一切外在的美都更有生命力，让人一见难忘，回味无穷。魅力有如春风、夏雨、秋色、冬雪，于人于己，受益无穷。

魅力使女人得到自信，得到意想不到的好运，女人的魅力使这个世界生机盎然，爱意弥漫。不敢想象，假如这个世界没有女人，假如世界上的女人没有魅力，这个世界将怎样黯然失色。

爱美之心，人皆有之。我曾对不修边幅的女友进过忠告，骂她们像个“厨娘”。她们表面上虽说“老了”，“当妈妈了”，可再次见面，我发现她们虽然眉眼依旧，却平添了许多妩媚，再不是往日的“厨娘”了。我这才相信，魅力是人人都有有的。

我知道我是有魅力的，我的会说话的眼睛，我的自由浪漫的天性，热情奔放而又多愁善感的多重性格，还有种种说不清、道不明的只属于我个人的小小乖张（在有的人看来，那是“缺点”）。魅力并不是完美，年画上的美人是没有魅力的，因为她没有血肉。有血有肉的女人就一定不完美，你不完美的地方也许正是你的魅力所在呢。

如果有人对你说：“你很有魅力。”你怎样回答呢？我会很响亮地回答一声：“谢谢！”

男人的世界是艰难而痛苦的，他们真可怜。他们当中肯定有一些人在心里暗暗羡慕我们女人，因为他们每天要撑起“男子汉大丈夫”的架势

去奋斗，一定很吃力很乏味的。而一个有魅力的女人的生活是多么美妙呀！当新的晨风送来新的一天，当新的阳光给你带来新的灵感，你穿上喜爱的服装，对镜梳妆，也梳理新的思绪，跨上心爱的坤车，在满街的目光中潇洒而来，翩然又去，你的微笑给熟悉和陌生的朋友送去温馨的春意。你创造着，同时领略着生活中无穷的乐趣。那份风流，那份惬意，会让男人们羡慕死的。

让男人们羡慕去吧，让世界在女人的魅力面前惊讶吧！世界因为有了女人的魅力而更加美好。我们为此而自豪。

像我一样，做一个有魅力的女人吧，为了你自己，也为了这个世界。

想见见我吗？不必了。你身边一定不乏令人怦然心动的女子，如果她恰巧也是塌鼻梁、大脑门儿，那也许正是我。

惑

• 陈若颖 •

“真他妈的想堕落一次。”

全体发愣。继而发笑。继而摇头。“堕落”？简直扯谈。摇头意味着否定，我们不想堕落。

但是，到底什么是堕落或堕落是什么？你能告诉我吗？能吗？

我说不出。很久以来，我感受到这说不出的压抑。有许多事情堵在心口，一张嘴竟找不到一个字，好狼狈，好窘迫。渐渐地，便只剩了沉默。

那个静静的日光灿灿的下午，独自在路上走，看浮云，看绿树，看脚下的柏油路，看“扑拉拉”飞过头顶的麻雀，突然觉得很奇怪，怪这阳光下明媚的世界何以竟如此真实，真实得容不下一点怀疑。比方说，你能怀疑鸟在空中飞吗？不能吧？过于真实的外物使我转而对自己产生了幻觉，因为我总觉得有那么点不对劲那么点惶惑。既然别的都没错，出岔子的，当然只有我了。于是，全部疑惑便顺理成章地指向了自我。我，是怎么回事？或者说是什么或者说是否存在或者说是否真实？这一点似乎必须搞清楚，但我搞不清。从生理上讲，我该是父亲和母亲的结晶物（这里头

也许有爱情，也许没有，无所谓）那么我是存在的了。可是，父亲和母亲的结晶就一定是我吗？碰巧了吧？很可能是另一个模样的女孩（甚至竟是个男孩）吧？那么我便不存在了。不过，这时候，我大概是以她或他的形态立足于世的——你想，她或他要是开起口来，还不是“我”呀“我”的——那么，我又不存在了。再假如，要是父亲和另外一个女子、母亲与另外一个男子分别结合，不就有两个结晶物了吗？这下我怎么办，难道也一分为二并且以别样的形态存在吗？咳！整个儿混乱透了，我的思维已经失去逻辑，到底怎么回事？

越是没有逻辑越要找逻辑。亚里士多德是讲排中律的，“非此即彼”，不允许折中或模棱两可，他帮不了忙。不过，我们不是有辩证法在吗？哈，太棒了。辩证法总是说：“既对又错”，“既好又坏”，如此，命题“既存在又不存在”就完全成立。原来，在阳光下格外真实的世界中行走的我，居然是“存在又不存在”的。很合逻辑，但也很滑稽。运用一番三段论，推得：逻辑很滑稽——实在让人捧腹。哟，扯远了。

“既存在又不存在”，这才叫天晓得。但我已不想再追究下去了。唯一理解的是：我，纯属偶然。没错，偶然。

其实，真是那么重要么？我的存在或不存在？不，这没什么，没什么要紧。

我小的时候有一次，抹抹红红的胭脂，扎着

漂亮的发结，兴冲冲抱起我的琴，拖着一把小椅子走上台参加演出，可惜迟到了。拿着各样乐器的伙伴们早已坐满整个舞台，当然台很小。全身发烧地站在台上，觉得大家都看我。后来，我挤到正挥着手臂安排着什么的老 师 跟前，怯怯地问：“我坐哪里？”老师瞅了我一眼，仿佛很怪异于我的问题。然后，他一扬下巴：“哦，那儿吧；或者，那儿也行。”我顺着他模糊的指向望去，并没有空位……那天，我终于没有坐到台上。缩在那间权当化妆室的小屋里，慌乱地等待着乐曲结束，等待着小伙伴们笑嚷着涌出来。这是一种怎样的茫然失落的心情？

很快，我淡忘了这件事，以后，又想起来过，以后，又忘了，又想起……真的，有些东西会叫你记一辈子的。

长大了。有时是问别人，更多的是问自己：我该在哪里？答案一次比一次飘忽。糟糕的是，我常常连那飘忽的回答也没寻到，就被别人（也可能是别的什么）推上了某个定点。于是，我只好妥协：那，就在这儿吧；或者，自我安慰（解嘲？）一下：我本来就想到这儿的。然而明明白白地我又知道：不对，不对，肯定不对。

我问“这里”：我可以来吗？回答是：当然当然；又问“那里”：我可以来吗？回答是：欢迎欢迎。再问“这里”：我去那里好吗？也好也好。再问“那里”：我离开你可以吗？随你随你——我的天。好吧，既然随我。问自己：去“这里”吗？可

以；去“那里”吗？可以。恶狠狠最后问一声到底哪里，依然是懒洋洋不动声色：都一样都一样。

你瞧，我就这样兜着圈子呢。

道路多得很，好像处处都有我的位置，可以这样，也可以那样。只是我懂，哪里都有就是哪里都没有。有你，行；没有你，也行。就像那次演出，少了我的，没有五把同样的琴在奏响，没关系，真的没关系。当然，不是所有的琴有没有都无所谓，问题是我迟到了并且台上也坐满了。

一样的茫然失落，更添一层无奈。

人们总是拍着我们的肩膀：未来是你们的——从我们在幼儿园的时候（或许还要早）起，未来就一次次地被这样许诺着。那么，“现在”是谁的呢？掌握着“过去”的老爷爷老奶奶们再也走不动了，于是我们三十多岁的大朋友们勇敢而温和地把他们甩到后面，一下子占据了现在的世界。我们晚了十年，整整十年。的确，我们生活的安定平静，这样的环境足以保证我们补上十年里少喝的那几瓶墨水；然而，谁也无法否认，这十年给予他们的人生体验将是我们中大多数人一辈子也及不上的。我们的经历单纯，单纯到苍白；我们的经历简单，简单得令人恼怒。即便拥有同等的知识，我们大概也只能追随他们创造的时代潮流。毕竟是同一代人，毕竟只相差十年，当他们年逾花甲，我们也五十上下了。现在是他们的，未来等待的也并非你我。

嗨，你倒好，怨天尤人起来了。难道怪你爹

妈晚生你十年？难道你想再撞上一次动乱？荒唐。

是荒唐。静下心来想想，事情并没有真糟到这份上。我只是抱着琴拖着椅子询问，问别人问自己，却没有四下里细细探寻，实实在在地睁大眼睛找一找，我们的大朋友远不至于把座都抢了，世界大着呢。

但是，我问你，你真愿意用心去寻找用你的一生去寻找吗？愿意？

我不愿意。

看到过这样一则报道，说在飞船上看地球，地球是一个美丽、蓝色的球体。我曾久久注视那一行方块字。美丽本身往往就是一出悲剧，更何况还有蓝色，那是多么脆弱而忧郁的色彩。在天空里，它是很小的一团，不堪一击。

哦，天空。天空是威严的。它代表无限，茫茫一片，没有起点亦没有终点。人无法穷尽无限，即使用你最自由的一部分：想象。你试着把想象送上天直到你再无力放飞而收回，你肯定会遗憾地发现，它仅仅盘旋于你头顶的那片蓝天。人实在太渺小了，面对无限和永恒，除了恐惧，除了等待，除了徒劳无益的挣扎，还能干什么呢？我，永远不能接近起点和终点，永远只能在两点间漂浮，永远只是一个微不足道的质点，极其微不足道。有时候，你会觉得你自己向前大大进了一步，超越了你的同类，我相信你能做到，但那又怎么样呢？你与终极的距离还不是一样的遥远，并没有改变。或许你会以为后人能在你这一步的基础

上再跨出一步，后人的后人再跨一步，一点点总能接近终点。那么我告诉你这不可能。当生存了几千年甚至几亿万年的人类在尽了所有努力之后终于毁灭时，无限和永恒依然是无限和永恒，这里消灭了一切时空，这里没有起点和终点。

很虚无，是吗？也许还很错误，但愿。不过，二十世纪的人们不仅看到了这种虚无，而且对自己发出了哀叹，人无法把握，控制自身，从肉体到精神，人的劣根性和脆弱性在一个个自相残杀的漩涡中暴露无遗。所以，人们不再疯狂地崇拜自我，不再“天真”，不再幻想，他们怀疑人类的命运，怀疑人战胜困境的能力。于是，就有了“大甲虫”的悲哀和“局外人”的冷漠。

我们被卷入了，稀里糊涂，却无力自拔。我们接受了虚无。

失去了《青春万岁》中“郑波”们纯真、坚定、狂热，也没有《北方的洞》里“他”那样的执着、深沉、自信。我们的人生没有支点，觉得寻找也已没有意义，我们其实不知道什么是意义就好比说不出什么叫堕落。

我们是不笨，也知道只要加上毅力就可以成功，但终究敌不过内心的彷徨无依，魂灵里，总有个声音轻轻地、懒懒地在问：那又怎么样呢？

答不上来，就像一个课堂上做不出算术题的小学生。

古希腊神话中有个叫西西弗的英雄，被天帝惩罚，每天从山脚推一块巨石到山顶，这巨石一